

趁春风 话纸鸢

■ 徐 静（陕西）

“纸花如雪满天飞，娇女秋千打四围。五色罗裙风摆动，好将蝴蝶斗春归。”郑板桥的这首诗，鲜活地勾勒出春日里纸鸢漫天、孩童嬉戏的灵动画面。在那如画的春光中，纸鸢翩翩起舞，恰似灵动的仙子，承载着人们的欢乐与憧憬。然而这看似平凡的纸鸢，其背后却隐匿着深厚的文化底蕴，那么，纸鸢究竟蕴含着怎样多彩的故事呢？

翻阅典籍，纸鸢有着诸多的称谓，亦被称作“风鸢”“纸鹞”。它的历史悠久绵长，在悠悠岁月里，被赋予了多重意义与用途。

首先，纸鸢最初是以军事工具的身份出现的。据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上》记载：“墨子为木鸢，三年而成，蜚一日而败。”其后鲁班以竹替木，改良工艺，使木鸢更为实用。在楚汉相争之际，韩信曾凭借风筝测量未央宫的距离，为挖掘地道提供参照。而在梁武帝时期，侯景叛乱，梁武帝被困于台城，太子萧纲曾试图借助风筝向外求救，虽最终未获成功，但足以表明纸鸢在军事通信方面的关键作用。

其次，纸鸢成了民间的娱乐玩物。随着时光的流转，纸鸢逐渐由军事用途转向民间娱乐。唐代是纸鸢发展的关键时期，社会昌

盛安定，纸鸢成为人们春日里的娱乐佳品。高骈在《风筝》中写道：“夜静弦声响碧空，宫商信任往来风。依稀似曲才堪听，又被移将别调中。”生动地展现了纸鸢在风中发出悦耳声音，为人们带来愉悦的场景。至宋代，放风筝已然成为全民热衷的活动，画家苏汉臣的《百子图》里，便有孩童放风筝的画面，呈现出当时放风筝的热闹与欢腾。

再者，纸鸢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涵。在民间，不同形状的纸鸢有着独特的象征意味。蝙蝠形纸鸢，因“蝠”与“福”谐音，寓意福泽临门；金鱼形状的纸鸢，象征着金玉满堂、年年有余；龙形纸鸢则代表着尊贵与权势，是吉祥和力量的象征。人们通过放飞这些纸鸢，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。

纸鸢还有着独特的制作工艺。其制作通常选用竹条作为骨架，以宣纸或薄绢作面。竹条需拣选质地坚韧、弹性优良的，历经削、烤、弯等工序，制成各种形状的骨架。糊纸时，要确保纸张平整、紧密，再用颜料精心描绘图案，这些图案多取材于民间故事、神话传说，或是花鸟鱼虫、色彩明艳，活灵活现。

众多描写纸鸢的诗词中，如高鼎“儿童散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”里的纸鸢，便是作为民间娱乐的典型，展现出孩童在春日里

放飞纸鸢的欢乐与童真。

纸鸢与传统节日也有着紧密关联。在清明节，放风筝是一项重要的习俗。古人认为，将风筝放飞后剪断丝线，能够放走“晦气”，带走疾病与烦恼。清人富察敦崇在《燕京岁时记》中记载：“清明即到，春风料峭，柳绿桃红，正是放风筝的好时候。”人们在这一日，携同家人，赶赴郊外，放飞纸鸢，畅享春日的美好，同时祈求健康安宁。

现今，纸鸢文化依旧蓬勃兴旺。潍坊作为“世界风筝之都”，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国际风筝节，吸引着全球各地的风筝爱好者。在此，形态万千的风筝争奇斗艳，有长达数百米的巨龙风筝，有小巧玲珑的蝴蝶风筝，还有各种创意满满的现代风筝。它们在天空中翱翔，不单是一场视觉的盛宴，更是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的完美交融。

在阳光灿烂的春日，微风轻拂，纸鸢在空中摇曳多姿。它穿越千年的岁月，从古老的战场到热闹的民间，从传统的节日到国际的舞台，始终承载着人们的情感与梦想。它是历史的见证者，是文化的传承者，宛如一首悠扬的诗篇，讲述着往昔与当下的故事，让我们在欣赏它的美丽与灵动之时，亦能体悟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。



熘肝尖：沈阳城里的烟火传奇

门绝技，也是熘肝尖能够成为沈阳特色菜的关键所在。

说起熘肝尖的来历，还要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。那时沈阳作为重工业基地，工人们劳动强度大，需要补充营养。猪肝价格便宜，营养丰富，很快就成为工人们的最爱。熘肝尖的做法简单快捷，正适合工人们下班后快速解决一顿饭。渐渐地，这道菜从工人食堂走进了千家万户，成为沈阳人餐桌上的一道家常美味。

在沈阳，几乎每家饭店都有熘肝尖这道菜，但味道却各有千秋。有的偏咸，有的偏甜，有的酸味重，有的蒜香浓。这正

体现了沈阳人豪爽的性格：不拘一格，各具特色。但无论口味如何变化，熘肝尖的那份嫩滑爽口的口感始终不变，这是沈阳人对这道菜最执着的坚持。

熘肝尖看似普通，却蕴含着沈阳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核。它不追求奢华，却讲究实在；它不标新立异，却独具特色；它不张扬，却深入人心。正如沈阳这座城市，朴实无华却充满力量，低调内敛却饱含温度。

一道熘肝尖，承载着沈阳人的记忆与情感。它是工人食堂里的欢声笑语，是家庭餐桌上的温馨时光，是街头巷尾的烟火气息。

我家那十几亩土地，除了租给邻居耕种谷物外，大部分种植了树木，地埂边处还种植花生。

在老家，我看到乡亲们吆喝着牛，扛起犁和耢头上山，一幅幅如生春的耕图画呈现眼前。放置许久的犁，再次出山，被土壤磨得亮晶晶的犁尖，在水牛的牵引下，在泥土间来回穿梭，地上的荆棘和杂草，被镰刀逐一割下，地埂被整理得干干净净……乡村的春耕时节是质朴而美丽的。

有些村寨喂养的耕牛变少了，翻耕土地时使用“铁牛”，这是一种半手工半机械的耕作工具，灌满柴油，用手掌握着作业，翻耕起来的泥土要细一些，特别适合年轻人使用。

不误农时不负春，春耕备耕正当时。春天种下一粒粒希望的种子，秋天定会收获满满的幸福。

走了一趟沁水

通过讲解员的讲解，我们了解到，湘峪村原本叫相谷村，有山有水方为风水宝地，故在前加上了水，谷前加上了山，唤作湘峪，湘峪加山加水更有了美好的寓意。行走在湘峪古堡当中，我浮想联翩，古时候没有先进的设备，这么多的建筑材料是如何运来的，又是如何一砖一瓦一石垒砌上去的，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力简直令人不敢小觑。我为沁水有这么好的湘峪古堡而骄傲，也为劳动人民创造这么好的古堡而赞叹！

走在县城大街上，一尘不染，干净整洁，如画一样的美景，令人深刻感受到了“千年古县，如画沁水”的美誉名副其实。走了一趟沁水，值得！

间的熟络度。

有趣的是历史将时光轻而易举地定格在风高气爽秋天，作为使节的出发点，将即将来临的春天，作为彼此回归的信号。

谁也无法超越这个历史时空。路振的《乘轺录》记录了其在大中祥符元年出使辽国的见闻，而沈括的《熙宁使虏图抄》则是在宋神宗熙宁八年使辽时的沿途考察记录。王曾的《上契丹事》也提供了关于辽国的详细描述。这些作品，如同契丹人作为向导一般，从白沟开始，为北上的旅者揭示了一条清晰的道路。在平凡的絮语中，能否挖掘出新颖的元素，成为后世珍视的点滴，这价值远超耐力与勇气的考验，是足以流传后世的精神灯塔。

我此时是一个漫游者，隔着窗子，看外面春天里的一切。譬如行走，我不是也走在了一条宋使当年走的道路。虽然，我的方向弄反了，也远离了正月，倒也不妨。

■ 章铜胜（安徽）

喜欢上一棵树，是没有缘由的事。或许是偶然喜欢上的，或许是一直就喜欢的。

微雨时，去了凤凰山。只要进凤凰山，都会去山下的牡丹园走走，看看牡丹的新芽。深紫浅绿的牡丹芽，让我们想象春天的花开。而早春雨中的凤凰山中，最耐看的却是树，一棵棵熟悉或陌生的树。

溪边那户人家的院子里，有一棵桃树。桃树占据院子的西北角，树下是一米见方的土地。院子里其他的地方做了水泥地坪，那棵桃树独占一个院子，应该是有些孤单的。院子的主人大概是喜欢那棵桃树的，放任桃树生长。一棵桃树能长成自己想要的样子，也是不容易的事。那棵桃树已经长了多少年，我无从知晓，在我几年前见到它的时候，它已经高过屋檐了。前几年，我在凤凰山下散步时经常从那儿路过。

春天，桃树开花了。路过院子时，我会隔墙望一会儿，看粉色的桃花灼灼如燃。院子的门始终虚掩着，院子的主人常年不在家。一棵桃树，就那样站在空空的院子里，等着春鸟夏蝉，也等着晴雨霜露，还会等着些什么呢。那棵桃树寂寞地萌芽、开花、落叶。除我之外，不知有没有人认真地关注过它的四季，有没有人还常在心里念着那一棵桃树。那个院子里的这棵桃树，想来应是孤单而又寂寞的。

另一棵桃树，是毛桃树。学校的苗圃里，种了一些毛桃树苗，长得密而细弱，它们作为嫁接桃树的砧木，平时鲜少有人管理。放寒假时，我找了两棵毛桃苗带回家，将它们栽在自家菜园北面的土墙旁。一棵毛桃苗栽得浅，在雨季中，连根被冲出，后来也就枯死了。另一棵毛桃苗活了下来，却一直长得不太好，许是栽得不好，或是苗子本来就弱。几年后的春天，那棵毛桃树还是开花了，薄而淡的粉色，在温暖的春风里，有些楚楚可怜。蜜蜂从花旁嗡嗡地飞过，那些花也只是在风里轻轻地摇晃了几下，想避是避不开的。蜜蜂落在花上，毛桃树的花和枝，随着蜜蜂翅膀的扇动，也一起颤动了起来。我只是远远地看着，不敢，或是不想走近。我在想，自己栽一棵毛桃树干什么呢，它又结不出一个甜甜的桃子。可我还是莫名地喜欢那棵毛桃树，好像那是一棵属于我的桃树，我与它之间有一个需要共守的秘密。

滴水崖下的山口，有一个小广场，面积数十平方米。在靠近路的一侧边缘，有一棵杏树，很老的一棵杏树。我喜欢在早春的雨中，与一棵老杏树相遇。是偶遇，或是特意与之相遇，都好。春雨冷冷时，略有冷意，而春风里与一棵杏树的相遇，却有几分温情。所谓杏花春雨江南，是一种特定的诗意。十里烟村一树红，就是一种独有的浪漫了。长冬枯寂，早春需要一些诗意的浪漫去点亮。

那棵老杏树的树干黑而湿重，若玄铁铸成；细枝虬曲，如随意挥就；而藏在枝上的芽，却隐而难见。直到某一天，忽然看见杏枝上的点点胭脂红，才后知后觉般地发现那棵杏树已经开花了，有“忽如一夜”的惊喜。只是，杏花的花期太短了，树上的杏花似乎还没有全开，花瓣就在一阵风雨里，落了一地，和地上未干的雨水混在一起，狼藉满地。而树上已经冒出许多淡绿而嫩的新芽，新芽间的残红，渐渐消失不见了。

另一棵杏树，更老一些，那是外公门前的一棵杏树，一棵会结很多很多杏子的树。那棵杏树和杏子的酸甜，如今只在我的记忆里了。我只记得外公会在每年的麦收时节，给我们送来一大篮黄黄的杏子，只记得杏树开花时，仿佛一朵镶在外公家屋檐之上的红云。

一棵树和另一棵树有关。一棵树和另一棵树从未相遇，或许它们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，它们之间确乎没有什么关系。而我，总会因一棵树，想起另一棵树。

■ 路军（河北）

初春默默无言，却将无限美好悄然赋予山川草木以及那颗渴望春天的心。

向一条山谷去，是寻找心灵栖息地的最好方向。

凝望山间，盛开的杏花炫耀枝头，闪亮如蚌。几棵缀在山岭阴坡的杏树虬枝盘曲，与身边的绿柳映衬，娇小洁白，煞是好看。

忽然，有人惊奇地喊了一声“杜鹃花”，引得目光追着伙伴的目光抵达远方的山坳之地，零零散散，如一团火，像生命的休止符，在吟唱一曲古老的歌诗：莫怪行人频怅望，杜鹃不是故乡花。

故乡在远方。一条河流蜿蜒曲折。春天里，它依然缓缓流淌，令人留恋，引人感慨，不禁喟叹流水的珍贵与不易。我问同行者这条小河的名字，他摇摇头。

河流源自深山里，向东注入瀑河，为瀑河众多支流之一。这一片河谷，山

■ 刘 凯（辽宁）

清晨的沈阳城，老北市场的巷子里飘荡着若有若无的香气。这是属于熘肝尖的味道，是这座工业城市最接地气的烟火气。一家开了40多年的老店门前，老师傅正在案板上切着新鲜的猪肝，刀光闪烁间，一片片薄如蝉翼的肝尖整齐地排列开来。这是熘肝尖最关键的功夫，薄而不碎，透而不破，需要数十年如一日的磨炼。

熘肝尖的选材极为讲究。老师傅说，当天宰杀出的猪肝，色泽红润，质地细腻，这样的猪肝才够新鲜，熘出来才能嫩滑爽口。切好的肝尖要先用清水漂洗，去除血水，再用料酒、盐、淀粉腌制。这看似简单的步骤，却暗藏玄机：料酒去腥，盐入味，淀粉锁住水分，缺一不可。

■ 胡光贤（贵州）

春耕，是乡亲们在新的一年里，开始翻松土壤准备播种的时候。

过完春节，在我老家农村，乡亲们便开始上山耕作土地，把板结的土壤疏松，同时铲除杂草。尽管刚刚经过冬天寒冰的洗礼以及白雪的滋润，依然有少部分未枯竭的杂草零星分布在田间地头。他们整理土地，小心翼翼地清除地里的荆棘和杂草，地埂被整理得干干净净的，原本被枯枝杂草侵袭得满目荒凉的土地，经过一番劳作后，变得“生机勃勃”起来。

初春的乡场上，摊位很多，除了有水

■ 郝爱存（山西）

沁水是赵树理故乡，是我一直向往的地方。我梦想有一天走进沁水，走进赵树理故居，走进赵树理纪念馆，近距离感受文学大师不朽的创作精神。

赵树理是现当代作家，开创“山药蛋派”文学流派，塑造了各色人物形象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流派之一，他也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现当代作家之一。

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，我从青年时代追求文学梦开始，到如今还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，一直努力为实现自己的文学梦而奋斗。为此，读书写作成了我的业余爱好，成了我的人生追求。我先后加入了县作协、市作协，直到退休那年，加入了山西省作协，总算圆了自己的“作家梦”。

对喜欢赵树理作品的我来说，我做梦

春天的表达

呢？一山之隔的土河（今老哈河）河谷，土河一路穿行旷野山岭，绵延向北，汇入西辽河，转了一个大弯后注入渤海。

北宋科学家苏颂出使辽国，北方的山川风土吸引了苏颂的目光，在他写的《过土河》诗作对“土河”作了注解：“中京北一山最高，土人谓之长叫山。此河过山之东才可驱车，又北流百餘里则奔注瀾漫，至冬冰厚数尺，可过车马，而冰底细流涓涓不绝。”不同季节，土河呈现不一样的状态。天暖时，河面水雾弥漫，绵延不绝。其时，冀北河流众多，文明的养育离不开河流的润泽。

我原本以为西水泉紧邻瀑河，不料它却在会州城西几里地之外，扼守在一条河谷的咽喉之地，地势颇为低洼。记得数年前，偶遇村里一位熟人，他告知

我西水泉仍有泉水流淌。此次移车入谷，见到河水氤氲，清波荡漾，这着实令我兴奋，连连说：“真不容易，真不易！”

我和老苏从道路高处沿土堤缓缓而下，步入河谷，脚下的荒草烂叶发酵了土壤的气息，软软的，好像落在一条河的肌肤上。老王邀我一起跳过河，我吝惜脚下的新鞋子，怕蹬踏水涸的土坎力气不足，失足落水，或者一个猛力跃过去，陷入河对岸的不可预测的土壤里。在河流之畔，我那份爱惜羽毛的心态，瞬间显露无遗。

我不想疏远河流，在有限的光时间里，我沿河而下，溯流而上，紧贴河畔，耳畔是河水哗啦啦的低吟，仿佛一次次唤醒我年少时与河流共度的记忆。那是每一个河边生长的孩子都曾有的